亭林文集

亭林文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卷之三

卷之五

卷之六 補遺

亭林文集目錄終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恒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恒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

北嶽周禮幷州其山鎮曰恒爾雅恒山爲北嶽注竝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恒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

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逕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

親祠恒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恒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

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廵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廵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廵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恒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

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
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
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
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
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
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封每州表山之髙大者以爲鎮而恒山爲北
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燕宋承石
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恒山於眞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
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眞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
髙皇帝建都金陵視眞定爲遠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眞定反在
京師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恒山爲幷州鎮在
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
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將廟工費
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移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
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至於

此渾源之廟竝無古迹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爲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巳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竝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倂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

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刱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犂然

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旣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即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

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闇合者哉

原姓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

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旣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㮣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

太史為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為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亾而族類亂作原姓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葢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亾不知秦之亾不封建亾封建亦亾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内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

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
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
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
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
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
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
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奬行辟屬之法所謂寓
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
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

必用千里以内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旣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

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旣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屛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

一國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國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國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幷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國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竝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

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尊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比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

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

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歛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内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内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筴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

之也畧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隷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顔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糧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亾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丱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丱人丱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

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絶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戸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且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

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况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卽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

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獘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討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啓盜之門而庸惰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

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葢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户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

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羡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

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與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稻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推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

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强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窜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生員論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

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鶩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

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

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芘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

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戸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爲緣甚有身自爲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

則羣起而鬨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戸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

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

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

並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旣已博矣而其廪之學者爲之限額畧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隽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隷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

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歸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為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為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較以勸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途未有不弊者也

亭林文集卷之一終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

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亾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倂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亾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亾蓋二千有餘

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音學五書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槀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弨為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

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葢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亾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涒灘寎月之望炎武又書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營平二州史事序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

下書志畧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澁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圍𡉚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藁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内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

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亾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鑑哉異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幷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録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証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録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扶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録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

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傖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究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録之也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

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涖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絶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亾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縢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

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簏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閒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

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亾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温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

衡漢上易傳等書淸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

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東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頞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氷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椎而毀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

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刻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讎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竝舁而致之其中旣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麕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卽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眞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旣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愼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

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

本脱誤凡二百餘字幷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卒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為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廣宋遺民錄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况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

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一在寒江荒草之濵一在絶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探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録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

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畱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旣尠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并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

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荅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絶也

朱子斗詩序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

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爲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爲丞相筦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内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爲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爲民害而其賢者亦僅僅守己潔行學爲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鑾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

異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爲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子斗名誼氵永與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啓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爲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爲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

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爲人亦温恭葸愼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爲故王孫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抑太過無有彊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朝必能爲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節遏寇虣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燿伯明惟炷叔融懷垩士簡瓔丞長生懷雝季鳳誼澌伯聞與子斗爲七皆號能詩而又有誼衆明遠存擀春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

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袁宗之有學行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

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者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遯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巧苟同以爲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

子觀乎九原而頗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表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

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刼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偽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恒產而亦皆支撑以不至於頹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爲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爲之序其文自尊祖

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爲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爲之淺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

之失而爲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橫流而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序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梁武

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爲小學家恒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爲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已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賾而不可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

帝時爲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爲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遯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彊而爲代彊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秉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爲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圖志序

勞山在今卽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入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

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

君黃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嘗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脩眞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眞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

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以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爲序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槩其言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亭林文集卷之二終